

論陳獨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軌跡

◎ 祝 彥

有研究者指出：「陳獨秀的思想特點，……可以說他是從民主主義開始又以回歸於民主主義而終其一生的。……民主主義作為他思想發展中的一條時強時弱、時隱時現的重要線索，貫穿於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之中。」「在中國革命中，他自始即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¹陳獨秀從1897年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後，即有了「意外有益」的收獲，而完成了「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²。從此，陳獨秀把本來用來寫八股試制的毛筆，轉向對封建制度的批判！這可以說是陳獨秀民主思想的最早萌芽。其特點是帶有強烈的反封建色彩。自1903年後，陳獨秀不斷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其民主思想也通過《安徽俗話報》等為載體得到宣傳。1915年9月15日創辦《青年》雜誌，成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但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由一個讚揚「近世文明」的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擁護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者。在接受了唯物論史觀、剩餘價值論、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後，陳獨秀就告別了曾經崇奉的「德謨克拉西」，並強調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對其進行無情的批判和否定。此後陳獨秀投身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並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鬥爭。在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的思想又逐漸開始發生「倒退」性的變化，尤其在1932年10月份被捕入獄後，陳獨秀脫離了實際鬥爭，從「斯大林現象」分析入手，總結得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從而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後退」。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時期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崇拜。從這種思想轉變的軌跡來看，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來概括陳獨秀一生的思想曲線，應該是恰當的。本文對此進行評述。

首先，在第一階段，陳獨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始於他對「選學妖孽」的背叛。主要內容是對封建專制的猛烈抨擊。提倡民權，否定君權。反對「朕即國家」。比如對國家的概念，陳獨秀解釋其內容應包括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以上三樣，缺少一樣，都不能算是一個國」，「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有別的甚麼能加乎其上了。上至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中國之所以在近代被西方列強侵略瓜分，就是因為只「靠著皇帝一人所為，……所以才弄到滅亡的地步。」所以，陳獨秀主張要喚醒國人的「民權」意識，否則，中國人既無「愛國心」，又無「自覺心」，「人人都不知道保衛國家的，其國必亡。」³由是，陳獨秀對封建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批判封建社會裏中國人傳統的「惡俗」：各種落後的婚姻、敬菩薩、婦女的裝扮等；他批判中國人落後的生育觀，指出：「若夫吾之國力不伸，日益貧弱，正坐生殖過繁，超出生產之弊。」陳獨秀警告說：「長此不悟，必赴絕境。」⁴他批判國民性是：「卑劣無恥退蕙苟安詭易圓

滑」，對此，陳獨秀感到「嗚呼，悲哉！」⁵他還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思想，對「孔教」進行了辛辣的抨擊，陳獨秀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⁶，要去帝制，必除孔教！另外，陳獨秀還從積極方面提出了許多主張，比如以「六義」來「敬告青年」，即：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⁷。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⁸陳獨秀號召中國青年要做「新青年」，「頭腦中必斬盡滌絕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新要求。」⁹陳獨秀被譽為「思想界的明星」，應該與他這種敢於向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進行挑戰的勇氣分不開。「予願拖四十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¹⁰同時，也應該承認陳獨秀的批判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要比同時代的思想家要全面、激烈，說明了他是當之無愧的思想先驅！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也分析批判傳統觀念上的「民本主義」。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即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或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體現「民本」意識的主張。站在近代的立場，去審視這種「民本」思想，就會看出它的落後性。陳獨秀以近代的眼光，認為儒學中的民本主義與近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是有質的區別¹¹：

夫西洋之民主主義（Democracy）乃以人民為主體，林肯所謂由民（by people）而非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所謂民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為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為民之民本主義，……皆自根本上取消國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為主體，由民主主義之民主政治，絕非一物。……以古時之民本主義為現代之民主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換湯不換藥耳。

在早期陳獨秀的民主思想中，他通過對「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的讚揚，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嚮往，陳獨秀提出了初步的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設想。他說：「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者也。」「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分之權利，以保障全體國民之權利也。」¹²為甚麼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呢？陳獨秀認為：「因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重在平等精神，一個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的。」¹³而且，資產階級民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無尊卑貴賤之殊。」¹⁴同時資產階級民主還能夠保障「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¹⁵

從陳獨秀早期即第一階段，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接受、肯定與宣傳來看，具有這樣三個明顯的特點：其一是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代替封建專制的先進制度，從反封建主義的意義上講，這種選擇具有它的進步性；其二是陳獨秀的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是並重的，他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¹⁶民主與科學並行，是社會進步的兩個車輪，這種比喻不僅恰當，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進步意義；其三是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並沒有進行消化吸收，而是囫圇吞棗地「拿來」，以急功近利的態度把資產階級民主作為批判封建主義的武器，這種對待「主義」的態度在陳獨秀的一生中都是如此。因此，之後的否定是拋棄——拋棄又不徹底，而不是辯證的揚棄。

其次，即第二個階段。歷史發展不可能走筆直的路，呈之字形或回旋式的路線十分常見。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探索也是如此。正當陳獨秀沉迷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嚮往之中，稱讚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¹⁷之時，殘酷的現實卻讓陳獨秀痛苦，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排擠與侵略分贓，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本質。陳獨秀的選擇走進了思想的死胡同。而正好這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傳入中國。這無疑給了正在痛苦迷惘的陳獨秀一個新的選擇機會，在歷史的新曙光面前，陳獨秀很自然地就選擇了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¹⁸由此，陳獨秀改稱威爾遜是「威大炮」。對威爾遜提出所謂「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¹⁹產生了懷疑，陳獨秀說：「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敵不過強權的時代！」²⁰「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²¹由對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的認識，進到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懷疑，「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²²

由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懷疑到動搖，陳獨秀逐步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最後是對其進行批判與否定。陳獨秀指出²³：

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現在憲法都有了，共和政體也漸漸普遍了，帝王貴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讓步了，財產工商業階級要求的權利得到了手了，目的達到了，他們也居了帝王貴族的特權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的工商勞動階級要求權利的旗幟。

在這裏，陳獨秀很敏銳地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只不過是「新興財產工商階級要求權利的旗幟」，根本不是人民民主。勞動人民要獲得民主，必須與資產階級作鬥爭。因此，無產階級民主成了陳獨秀號召勞動人民向資產階級戰鬥的旗幟！

1920年9月1日，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標誌著他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決裂，並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該文中，陳獨秀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原理，把資產階級民主詮釋為資產階級專政，號召勞動人民起來，進行暴力革命，予以推翻它。他說²⁴：

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利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

自此，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民主主義是甚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黨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

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²⁵。

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²⁶。

從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否定，到對社會主義的肯定。從以上的表述來看，陳獨秀的轉變似乎很「徹底」。但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指出，陳獨秀的轉變實質上很不徹底，帶有太多舊的痕跡²⁷；語言表達方式的鏗鏘有力，並不代表思想家本身思想的立場堅定、鮮明、徹底。首先，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並非徹底否定，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²⁸反對甚麼，保留哪些，是不是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華？陳獨秀沒有認真對待。此其一。就像他起初用資產階級民主作為反對封建制度的武器而對資產階級民主缺乏根本理解一樣，陳獨秀對社會主義同樣缺乏深刻的領會。此其二。陳獨秀對「主義」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是僅停留於「器」的層面，這就必然導致其對所信仰的主義，表現出立場的不堅定，易動搖。「他的思想很龐雜，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並未徹底地克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並未系統地、完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²⁹因此，陳獨秀晚年在民主思想上的「後退」，就是必然的結果。

三

選擇了社會主義，「自此以後，陳獨秀與歐美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告別，邁開了一條艱難、漫長、曲折和痛苦的革命道路。建黨、總書記、五卅、北伐、武漢時期、開除黨籍、托派、監獄、貧病交加死於江津」³⁰。作為主宰陳獨秀思想脈絡的主線——民主思想，在陳獨秀的晚年既沒有「昇華」，也沒有「原地踏步」，在經過了政治命運的坎坷曲折，人生經歷的顛仆流離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即向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內容呈「後退」式恢復。據托派重要成員王文元回憶認為³¹：

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認為斯大林的蘇聯國家只能成為官僚國家，……從這個「直覺」出發，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

研究的結果是，陳獨秀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以前，完成這些民主任務，乃人類進步之唯一偉大目標」，「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不要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做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統治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³²從這種立場出發，陳獨秀「認為民主制是人類政治的極則，無論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鄙視它，厭棄它」。「應該把它當做戰鬥的目標」。尤其在拿資產階級民主與「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特別是斯大林專制政治時代做了比較後，陳獨秀似乎看到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因此，在「最後見解」中，資產階級民主佔了很重的份量。重新恢復了早

期對資產階級民主的評價和崇拜。其特點是結合了「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這種轉變的開始，根據他在1940年9月份寫給友人的信中所說：「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³³估計是在1933年前後，也即在王文元所說的「進了南京監獄」後。

晚年陳獨秀為甚麼會由信仰社會主義而又「後退」到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呢？其一，是陳獨秀在由激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思想轉變不徹底，思想上帶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氣息。「他是拖著很長的資產階級尾巴」³⁴。早在30年代初期，蔡和森就說過，陳獨秀是「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國共產黨裏面來影響工人運動。」³⁵其二，是現實的「刺激」，陳獨秀晚年正是蘇聯處於斯大林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的種種暴行，利用無產階級專政製造血案，形成恐怖局面，使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產生了一種懷疑感，進而予以否定。「現在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是馬克思、列寧始料所及的嗎？此無他，賤視民主之故也。」³⁶由此，陳獨秀對無產階級民主由懷疑走到了否定。陳獨秀不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去分析理論與現實問題，而是片面強調了斯大林專制政治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血腥罪惡行徑這個事實，去否定無產階級民主本身的進步性；以一個或者幾個事實「個案」來推倒一個科學的理論命題，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可取。但是，陳獨秀的偏執個性，決定了他在對待一個理論問題時，採取的是簡單的「是」與「不是」的觀點³⁷：

我不懂得甚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就這樣，陳獨秀完成了他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轉變。形成了陳獨秀作為一個思想家特殊的民主思想軌跡。

註釋

- 1 阿明布和：〈晚年陳獨秀政治思想之我見〉，《內蒙古師大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
- 2 陳獨秀：〈實庵自傳〉，收入陳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426。
- 3 陳獨秀：〈說國家〉，《陳獨秀著作選》（一），頁57、56。
- 4 陳獨秀：〈答張永言（文學—人口）〉，《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81。
- 5 陳獨秀：〈抵抗力〉，《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53。
- 6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17。
- 7 陳獨秀：〈敬告青年〉，《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29-35。
- 8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60-61。
- 9 陳獨秀：〈新青年〉，《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85。
- 10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60-61。

- 11 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著作選》（一），頁487。
- 12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44。
- 13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96。
- 14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26。
- 15 陳獨秀：〈袁世凱復活〉，《陳獨秀著作選》（一），頁240。
- 16 陳獨秀：〈敬告青年〉，《陳獨秀著作選》（一），頁135。
- 17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陳獨秀著作選》（一），頁427。
- 18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四卷，頁1360。
- 19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陳獨秀著作選》（一），頁427。
- 20 陳獨秀：〈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陳獨秀著作選》（二），頁8。
- 21 陳獨秀：〈《新青年》宣言〉，《陳獨秀著作選》（二），頁40。
- 22 陳獨秀：〈隨感錄·立憲政治與政黨〉，《陳獨秀著作選》（二），頁20。
- 23 陳獨秀：〈告北京勞動界〉，《陳獨秀著作選》（二），頁49。
- 24 陳獨秀：〈談政治〉，《陳獨秀著作選》（二），頁163。
- 25 陳獨秀：〈隨感錄·民主黨與共產黨〉，《陳獨秀著作選》（二），頁219。
- 26 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陳獨秀著作選》（二），頁178-79。
- 27 顧全芳：〈五四時期陳獨秀的民主思想〉，《山西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 28 陳獨秀：〈隨感錄·民主黨與共產黨〉，《陳獨秀著作選》（二），頁219。
- 29 李宏：〈一代偉人的失落〉，《人民日報》，1990年10月28日，第5版。
- 30 李澤厚：〈胡適 陳獨秀 魯迅〉，載氏著《中國思想史論》（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929。
- 31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頁210-11。
- 32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火花》，第三卷第一期，1936年3月10日。
- 33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著作選》（三），頁553。
- 34 林茂生等：〈略談陳獨秀〉，《歷史教學》，1979年第5期。
- 35 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五期。
- 3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楊揚編：《自述與印象：陳獨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頁114。
- 37 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著作選》（三），頁431。

祝 彥 歷史學博士，陳獨秀研究會副秘書長。